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宋新昌縣志一卷

藝文志梁希夷著無攷

元舊志無卷數

明訓導莫旦已稱殘缺不全

明成化志十六卷

成化十二年知縣李楫委訓導莫旦修

紹興府同知黃壁序

紹興古會稽郡新昌其屬邑也山有天姥沃洲之勝水有剡溪水簾之奇人有石子重諸公之德望及我聖朝則名公鉅卿接踵而起詩書禮義為他邑最余嘗以公務至焉暇或登高眺遠見其山川如是人物如是而圖志則無聞焉古今事蹟泯焉無傳深為可慨因與前令吳江黃君誠夫語及之誠夫有意於斯尋拜御史去而勿果未幾其同門友莫君旦以乙榜來為司訓誠夫以余言屬之莫曰此吾志也亦吾責也遂於講授之暇重為纂而修之不期月而成編凡一十六卷適以進士汀州李君楫來繼縣政廉謹公勤令行禁止民號無事乃以此書白於郡守浮梁戴公公喜而為之叙謂壁宜叙其後嗟夫教官師職也人所以不屑就之者以其職卑權小而無所設施也余觀莫君之為教官既不失誨人之勤而又有餘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一

力以為此書有圖像以考山川疆域之遠近人物衣冠之肖貌有詩文以備古今之體製氣運之盛衰鄉賢有祠則別其賢否而進退之去思未祠則定其位號而創始之辯神仙釋老之虛無明忠孝節義之心術於人才也則發潛而表幽於風俗也則美善而刺惡他如學校祀典賦稅職役之類莫不各有論斷可以垂世而範俗可以傳言而備忘可以獎賢而懼亂一開卷間森然在目世謂教官職卑權小者果至當論歟是知官不在乎崇卑貴乎稱職若莫君者豈多見邪非其學問之富才識之長疇克爾邪今而後將見天姥沃洲諸山益勝以高剡溪水簾諸水益奇以深而子重諸公之聲名事業益有光於後世是書之功豈小補哉莫君字景周號鱸卿子蘇之吳江令族曾祖禮洪武中戶部侍郎父震正統己未進士今以延平貳守歸老於家其家學淵源有所自云

知縣李楫書後

成化丙申夏予奉命領邑新昌視事之初首訪圖志以稽一邑之事而貳教莫先生以古本獻焉殘缺舛訛不足入目因嘆曰文墨之事學校責也盍相與謀之先生曰然今適始事於重修然不能不有賴於有司之力也不半年日書成矣因取而觀之略加校正謄寫善本求紹興郡守浮梁戴公序於其首乃與同寅捐俸為倡而邑人好義者皆樂相焉鋟梓垂成而少宗伯邑人俞公與其弟行人公俱省侍而歸深加嘆賞以為新昌數百年未有斯舉真足以為山川增價而人物出色微吾貳教先生之清才碩學曷克以成之嗚呼士論者天地間之元氣也以士論而筆之於書使古今事蹟晦者顯而昧者明善者勸而惡者懼其有功於世教豈小補哉因書卷末以識歲月云

邑庠生張琰募刊疏

伏以禹貢職方紀載開端於往聖山經地志編摩接蹟於後賢光賁人文功垂世
教顧茲南明之小邑實為東浙之名區山川秀麗而土物清奇風俗淳龐而人才
傑特奈何志書之久缺是以考覈之無憑達士興嗟名邦是鄙人所病也吾實憾
焉茲蓋伏遇貳教先生鱸卿莫公江南仕族吳下偉人諸生於講授之餘合詞為
纂修之請始雖謙讓終則樂從凡例必酌古而準今筆削不徇私而違眾事蹟雖
微而必錄始末無遠而不書綱舉目張門分類析遂成盛典可謂奇才若不經營
以梓行抑恐抄謄之紙貴深有歎於獨力乃遍干於眾緣伏望邑宰作興鄉人鼓
舞揮金如聚蟻捐俸若湧泉少不嫌一錢二錢多不過五石十石公輸子便來刊
就楮先生即與印行將見一邑之內不出戶而可知千載之間一舉目而畢見自
此流芳乎一世十世百世從今傳信於百家千家萬家豈惟吾邑之事永播於無
窮而諸公之名亦同垂於不朽共成美事皆賴知音謹疏

助刊姓氏呂

好惠 好遠 好瑞 好山 好道 丕元 張 侍廷 輔廷
景明 廷實 廷章 廷益 廷烈 中順 仁廷 蘊文

蘊奇 蘊堅 宗堅 棘

俞 廷器 廷瑛 用威 式廷 叔行 叔安 陳 懷廷
廷彰 湘廷 芳廷 彬 叔光 履長

之悅 潘 孔舒 大道 王 以安 希聲 師昭 尚明 公器 章 允明

景和 孔明 廷用 叔安 以升 茂英 公器 章 允明

巨才 劉 希吉 徐 用昌 石 廷才 右道 胡 孝正 察 丕昭 何 球

希柔 思馴 景新 秉和 景成 瑞禎 守廉 友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二

梁 公操 以元

趙 孟新 希

吳 永潤

丁 大輝

唐 孟能

求 尙達

袁 容

等七

十餘人 劉序稱刻於成化之丙申

按此志當日終未刊行所有鈔本僅烟山陳碧蓮君輝家求得之亦未聞有第二本其保存之美亦不可沒

萬歷志十三卷

萬歷七年知縣田瑄重修邑人呂光洵總裁張元益呂繼儒等詮次

知府賈應壁序

府志無錫人萬歷六年任

古云域中有三權而史居一其任豈輕哉我國家內設館閣諸職以當古史官之
任制稱備矣而輿圖廣博事物侈繁焉能周紀而悉傳之故郡邑有志蓋以翼而
輔之也至歲月彌積事與俱增或前志有闕於後有踈近數十年遠百年必更輯
而附益之屬邑新昌令田君奉監司檄重修邑志已付梓而請序於予予觀二呂
公與田君俱有文以冠諸首辨而博矣予言不幾於贅乎然予嘗謂觀史者如入
山海之藏隨人所欲得而償焉二呂公新產也宜其專於邑之先賢以為茲邑重
予職忝守土則更有概焉而不專於是者矣夫今古所謂循吏者必曰美其俗平
其賦安其民而使戶日以滋田日以闢教日以興余覽茲俗之陋而趨於偷也何
能易而返之使淳乎賦役之近煩而或病吾民也何能省而寬之以蘇其困乎人

材之衆也日登於用矣何能作而成之與古之賢哲者俟乎物產之夥也今若耗矣何能使珠復於浦乳還於石乎生齒之日益也籍宜有加矣而猶故也其或不能悉撫而長養之使窮巖絕崖有不盡被吾君之澤者乎前之官於此而有德於民者既尸而祝之載而傳之不朽矣吾其則法焉以追其烈於今乎昔鄉之稱爲賢者其名佳矣其更表而樹之風焉使今之人繼其武而興焉以趾之者衆乎其他官司之廢置城市之規畫又安能詳得其宜而一一以協之理乎仰思前朝豪雋宦跡之所歷既覽其山川之形勝景物之奇幻則必作之亭榭樓觀以爲登臨嘯傲之所與其地之賢僚屬賓客之選相與以攄幽發粹乎此而又紀之於文以載其一時之盛其致誠美矣以予之拙也不敢希慕乎古而今亦稍與古異亦安能做視之媲美於前人之致耶故所謂五馬石城天姥水簾諸勝無由至焉與沃洲望松羣公遊遨其間徒神馳而已唯以前之所思者爲吾守令之職尤懼田君不克同是職也故書以與之共勉而企焉

知縣田瑄序

昔太史公生龍門南游淮湘北涉汶泗上會稽探禹穴關九疑過鄒魯之墟觀孔孟之化於是抽石室金匱之書以作史記後世宗之而蘇子由眉山山求天下奇聞壯觀過秦漢之故都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想古之豪傑至京師見翰林歐陽公與其門人賢士遊歸而闡家學淵源文章之盛稱三蘇焉瑄生也拘方未嘗遍遊名山川以友諸名士然新昌故會稽上游於山有天姥南明之勝於水有剡溪簾洞之奇於人有黃文叔石子重諸賢之作於古呂沃洲潘水濂呂望松諸公之顯於今瑄也幸得遨遊於其間與之上下議論顧泯泯然無一字微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三

於文獻其可媿也夫戊寅春巡撫姑蘇徐公栻常熟人督學關西喬公因阜耀州人交檄下郡邑使有司敦志事瑄寡昧懼不任乃用學諭徐君漢司訓戴君邦玉金君激議禮鄉先達尙書沃洲呂公光洵輝縣尹呂君光化江陰丞何君綱休寧訓呂君光演邵武訓何君裳宿儒俞子邦時爲總裁簡弟子員呂光品俞邦韶潘日眸俞邦瑚俞秉中潘吳呂光曙俞時鯨何九功呂繼儒俞秉瑚趙宋章國平陳子紹俞應山張良實陳子昇何言陳策呂繼橋潘復禮呂玉如呂繼梗潘復初呂若散呂若仁陳經濟張學遜呂曾見章國卿王應祥張延綬春元俞應肅監生潘京呂鳴泰呂應岳凡三十六人充採訪聘山陰文學張子元益使編摩焉惟俗尙浮夸是非矛盾薦紳先生難言之歷三時論弗克定而張子亦告歸矣適郡伯毘陵賈公至首考憲章復申修志之令瑄不獲已乃取志事身任之夫志猶史也匪公勿核非斷勿成於是緝浮言權輿論取人物於呂沃翁呂桂泉之所考訂暨天官卿水濂潘公晟夏官郎呂公若愚諸所品評而徵事類於張元益之所彙集獨舍呂生繼儒於廳事後俾校異同覈名實日直諸生二人入內使參閱焉瑄也爲之嚴義例定條格親筆削於案牘之間促胥徒繕寫之大都述故事整齊其新聞而非有所自用也越月稿成因以就正於鄉先生暨邑人士僉曰可乃畧加刪潤募工鍍諸梓而分董其役於邑丞黃君佐幕史朱子琳諸士夫亦喜邑乘更新也協力贊成之瑄惟才識疎庸學問膚淺無能鳴邑之盛顧邑典殘闕續而爲之即固陋猶賢乎已今夫稗官非官也然矢口肆筆或有以成言猶愈於無官耳野史非史也然鄙見俚詞或可以備採猶愈於無史耳斯志取其誌事而已又奚必才如馬學如蘇而後見之著述也哉抑又有深懼焉孔子至聖也於春秋之作尙有

罪我之虞况非聖人之徒歟又况瑄之碌碌者歟故莫旦作志於成化間一時士夫咸喜文獻有徵至於今則有訾其鬻筆者瑄為此懼故博延諸名公髦士相與考得失徵存亡咨諏蒐剔自肇始以迄續末罔間焉諸君子苟有所是非慎於此時持公議裁正之無或如訾莫志者於百年之後斯善也夫斯善也夫

邑人兵部尚書呂光洵序

余讀漢班氏地理志本春秋列國叙其分野區域山川風物賢材至魯而獨詳蓋周公魯公之化於其國久吾夫子洙泗之教洋溢乎國中故其民好學上禮義迨漢數百年未泯也夫魯於齊晉其為國小而其俗美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後之學士觀於是而樂學尚友之思油然而興矣吾新昌邑於台剡之間不能數十里其地瘠其民儉其財賦不足以當上邑之十二獨其俗淳厚先民之流風善教猶有存焉故於東南為望邑舊志作於成化間敘述雖詳詞乏體要且百有餘年矣今田侯政事暇日取是舊本諮於羣彥質諸大宗伯學士潘公輯而約之曰建置曰區域曰山川曰風俗曰物產曰民賦曰學校曰官師曰名宦曰選舉曰鄉賢曰女德曰雜傳而鄉賢尤慎鄉賢曰理學曰德業曰忠節曰孝友曰義行曰廉介曰政績曰教澤曰文學曰武功曰隱逸曰遺英曰耆德曰封蔭而理學尤慎夫理學前志所未名而名自今始猶夫漢唐歷代諸史未嘗以道學立傳以道學立傳自宋始也夫貞元間值而理學興焉一代不嘗有也況一鄉耶吾鄉自宋石先生宗昭講業於龜山楊先生得伊洛之傳而黃先生度石先生斗文石先生塾游於晦翁朱子與之論道談經顯諸康濟俞先生浙遠稽墜緒著述尤章余先祖南康公冲之與兄聲之同師止齋陳先生而習於水心葉先生據德游藝炳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四

焉與先哲同風漸涵後雋其孫秉南以循政王先生夢龍以忠亮王先生燦以相業陳先生非熊以貞烈文武徽聲並著當世元紀九十餘年潘先生音以草廬吳氏之學與其門人弟子翩翩高蹈以待天下之清及我朝聖作物觀俊義咸登我小齋先生升以節孝山豐先生不用何先生友諒以名教章先生文華潘先生孔聲徐先生志文以文學楊先生信民恥齋先生昌以風猷何先生鑑俞先生欽小齋先生之孫獻斌斌奕奕希世聲名皆本諸學問而董先生茂醇宿儒篤論克紹前聞洵與潘宗伯皆從受業焉蓋黃石諸君子之澤遠矣吾田侯之志而詳之也皆以示教也且侯之治吾縣恭儉廉循三載如一日有身教焉其為志也公而晰典而要直而理辦而溫詳而不渝確而不固文而不靡不啻志之善也吾黨之士觀於是樂學尚友之思其亦油然而興矣易曰君子教思無窮余於是亦云 題名已具在田序中

邑人兵部車駕司郎中呂若愚序

古有小史掌邦國之志而邑之有志昉焉萃百里千百載之故實於方尺簡策之中俾觀風圖理者有所考鏡厥係重矣新昌為邑創自朱梁屬運否塞典故無存歷宋迄元未覩成書至國朝成化丙申上杭李侯楫由甲科出宰予邑加意圖志見民間私錄舛訛難信乃命司訓莫先生旦據洪武永樂景泰天順間遣使採輯遺稿更加搜摭成篇刊布傳誦百餘年於今矣戶口田賦代有虧盈溝洫隄防時多崖泐至於人才彙興大浮往昔失今不加纂修後此將追咎於杞宋矣維時大田田侯以甲戌來視邑篆不踰年而政教修舉邑以無事乃取舊志修輯之禮請予叔祖大司空公為總裁又輔以五人及諸文學開館考訂踰時甫就而編次論

述則惟出侯之手戊寅春若愚還自留都侯出淨藁見示且語若愚曰邑之地理食貨秩官選舉諸志咸已就緒惟人物志舊所紀載及其祀鄉賢者以輿論久定予無庸議若今當纂入者使考擇不精賢否無辨其奚以示信將來哉奈邑之士庶各務矜其祖父求爲表章或假譽於文人或求援於當道親聯則附勢軋或擠面詢輒貢諛詞背餘時騰異論其家單乏後者雖賢反致沉沫是以盈庭之言不一道旁之舍難成殊無謂也夫人亦孰不欲愛其親顧未知愛之道耳傳不云乎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謂忠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謂孝故蔡季請諡其君爲桓侯孔子賢之中說多引唐之名臣爲門人雖福郊之所爲朱子則歸咎於文中子好名之所致然則隆虛譽於親者不足爲榮而反以爲失亦奚樂乎爲此也矧先正有言名過其實者有殃又曰造物忌多取非惡多取也惡其無實而得名也今衆人之祖父往往任其責者將不在今子若孫乎若愚瞿然失席曰至哉侯之言乎敢不頓首祇承以自速多取之咎也旣而衆人聞之亦稍稍引退惟侯之去取是聽於是乎人物志亦成矣至於辨先賢之遺蹟明前令之初心記城垣而寓善後之圖書渠剛而垂專利之戒留續著示懷德之不忘災異詳見備患之當豫諸凡類此皆前人之所或遺他志有所未及者也非侯貞明難眩至公不移何以得此哉書成謂若愚亦宜識一言於卷末辭不獲則述侯所諭及者以復若侯真誠之德冰檠之操沉毅之才精明之政孜孜民事而無紛飾眩能之意蓋卓乎古君子之風而非近世巧官之所可彷彿斯志固未及也百世之下立言君子尙當知所考云

邑人河南輝縣知縣呂光化序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五

邑侯延平田公躬纂志乘其事核其辭文瞻而有要簡而靡遺邑之士夫薰庶相與慶忭募工壽梓惟侯負卓犖之才宏邃之學視篆不踰時政張教舉於邑之山川源委人物彙興錢穀工役之贏絀煩頓與溝洫有淤通風俗有媿整稽往牒徵時憲停驂衡畢疇咨輿蕘咸繩繩井井有槩於衷出而筆之於書照盛典於往昔垂文憲於將來化不佞無能爲役竊覩侯城垣溝渠倉儲志咸有石畫寓久安永利之思警良醫旣起人之疾又筆其調和之方延年之術以詒來嗣其用意誠公且勤矣觀漢初興顛一之謠潁川襲前令之績侯之遺愛寧有窮旣是書傳播豈直兼衆長於史氏擅上乘於志林哉新民且永藉爲邑之治譜也

山陰生員張元益序

邑志新刻田侯報余小子者曰志其有成乎惟大司空惟大宗伯秉志協謀權衡贊翼大司空用力爲多及羣公二三子咸與績予也受知張太史獲與二三子同事張太史父子嗣纂山會二邑志子必有所聞者蓋亦敘諸其後哉日者大司空來余小子評品古今雜志曰志與史同源史與志異流其詳略有體其大小有分吾觀近代史家康太史嚴矣崔太史博矣何仲默氏楊用脩氏辨矣他或雜或繁或華或浮或眩奇或寡聞或質而俚或直而肆蔽私決智未能盡傳唐太史序江陰邑志其理明且達矣山會二邑志吾取其雅焉爾吾邑物土貢賦不及山會遠甚而事乃紛於二邑者其故何哉以先德風遠吾黨好爲之爭也爭則不和不和必怒衆怒生謗濟事實難吾懼其志之罔終也已余聞大司空言惕焉有警於心及質諸人情信然是故論疆界則爭台剡論紀事則爭宋元論選舉則爭虛實論氏姓則爭後先論名勝則爭題詠論門閥則爭甲乙論遺宅則爭記載論先墓則

爭銘表論王朝則爭宣力効功論農楚則爭富學攻文論婦德則爭孟母其不然者則爭共姜舉一則爭一舉百則爭百無非若是者故曰爭則不和和必怒衆怒生謗濟事實難志其能有終乎余歷月既久遂請於侯曰余其歸夫侯曰歸哉復請問侯曰若何而能息其爭乎其怒乎侯曰我思之久矣事由於我我欲息人之爭必先息我之爭我欲平人之怒必先平我之怒我惟無競其心無奮其怒公情以待物之至虛懷以集善之來如斯而已我又何求昔子產爲政無與民爭無犯衆怒無毀鄉校無止羣謗寬以居之久而終之彼且自定夫我之今日亦猶是也及其爲命草創有人討論有人修飾有人而終之潤色以成大功介乎晉楚鮮有闕敗夫我修志亦猶是也既爭者息怒者平侯乃閱故牘而蓄新聞采輿論而裁獨見筆者筆諸心削者削諸心其品藻準諸左史其實錄決諸司馬其論議博諸利害參諸古今其始以人知慮通我知慮其終以我知慮通人知慮郁乎其文并乎有理今者信而後者傳矣又何有勿成哉大司空喜曰大哉吾侯之善教也幸哉吾邑之變道也是則然矣揆其所以皆由於平日侯愛民也深慮事也精敦厚風化整齊人心尤其旦夕勿敢忘者譬若力勤家政心惟在於成家豐殖田疇義育子弟資生百物備具周給夫然後取其所有者籍而記之本其所用者圖而存之圖實圖也籍實籍也政實政也經緯裁成文斯大矣深切著明文斯遠矣余見讀是志者不曰新邑之志而曰新邑之周禮不曰一邑之小史而曰一邑之春秋

教諭徐漢跋

新昌舊未有成志自松陵莫君承邑侯李公命始輯成書紀事述言大有裨於風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六

教顧門類頗多繁文支蔓閱者不無重複之議矧成化迄今幾一百餘禩其間時事遞貿人文迭興歲久無紀旋將漸滅不傳矣有識者咸欲圖之而懼無有肩其事者竹山田侯以甲科來視邑篆簡易爲治愷悌作人既逾年政治民和百廢具舉暇時考究典籍念志事靡續慨然有纂修之意督撫軍門徐公督學僉憲喬公移檄屬邑修志遂議以總裁請鄉達呂沃洲以採緝役諸文學而剗繁就簡寓事於文規條潤飾暨百凡論撰則出自田侯獨斷焉書成漢捧而誦之輒噴然嘆曰於惟麻哉是編之有裨於世教甚盛茂也古稱作史須三長俱備今志甯非邑之史乎事類蟄集文詞紛沓匪該括則勿全無次序則紊亂即能兼而有之又未免盈箱累袞殊起觀者厭倦非體也茲卷厘十三而輕重得宜先後有序舉全邑數千百年林林總總之務犁然畢備一展卷而盡在眉睫中斯亦大觀矣田侯龐恩駿惠播於遐邇而是書則又垂憲後世且不必經年曠日而成於退食自公之餘奇文奧旨彪炳簡冊脫非通達之才淵邃之學超卓之識兼擅三長曷克臻是漢也譎渺謬典教事媿乏莫君之能勿克佐修盛典而樂觀厥成又不可無一言以述之姑識其顛末如此云

清康熙志十六卷

康熙十年知縣劉作樑重修序稱由張太守禹木重修合八邑勒成一書而於志中有本人傳職官志有繼任姓氏并後此十數年名宦傳中有張宏是必倉促定稿由後刊刻及度儲原板中必有隨意增入者

清康熙十年知縣劉作樑重修序

新山邑也其地不通舟楫無魚鹽菱芡之利其田則鑿山疊石層次如階級其宮

室自邑屋數百間外皆編竹結茅以居而十家比廬者蓋寥寥焉特其地多聞人為孝友為節義為理學經濟文章代不絕書且風特淳古蒙被盛時涵濡培植之化多循良牧吏絃歌踵唱往往為輶軒君子所收採然有未愜於學士大夫之心者為史多闕文未得犁然在目而快志意秉筆司編纂者猶未能與於三長之列也余生平慕禹穴秦望沃洲天姥之奇既而備員新邑念此地固程朱二氏所游處而文杜韓呂諸公所從受業者也著姓則有石陳俞呂潘張何章諸氏流風遺韻猶有存焉者乎甫下車輒求舊志按之志刻凡二一刻於成化之丙申一刻於萬歷之己卯自後迄今已及百年闕而未補率而少文簡而或漏則初刻有然事增於前文損於舊斯繼刻之謂矣至於參稽見聞補苴罅漏以發潛德之光者有待於繼起余愧非其人也竊謂志傳異撰編年與紀事殊科古今稱龍門之潔為不可及端在十書諸史及三國五代得登作者之林豈非以其事括義精而考據不誣歟茲郡公張禹木先生重修郡志將八邑勒成一書奉檄趨事集僚友紳士共為搜採專請明經呂君曾柎文學呂維師潘志鵬呂和玉俞百揆呂震何昌齡俞慎憲呂和衡諸子為之編摩余於簿書期中揮汗纂輯必公必慎雖告竣草草無能盡善然鄉城要害之防禦水利陂塘之廢興民風土習之淳漓賦役徵輸之緩急亦頗犁然具備使覽者知壤地瘠隘古今事勢之殊也有如此尤有望於生是邦者舉能思忠孝節義之大開為理學經濟文章所自出於以踵美前烈無負聖天子涵濡培植之化是余之志也謂能以三長軼前之作者則余豈敢

題名同修學博張君照 少尹朱啟運 縣尉陳大道 鄉紳呂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七

正音 基德 王性之 孝廉呂秉 夏音 陳捷 明經呂曾龍

正笏 景參 潘近聖 陳宏煥 廷雲 文學呂維師 和衡 熊

曾柎 鴻燦 照如 錫紱 王愷之 和玉 震 貞

調 際發 呂燾 作鏞 曾楫 起律 邦器 曾植 景孟 潘志鵬

正孝 霞 心孚 猶龍 珮 生音 省 坦 資煥 章于淳

叻 滙中 俞百揆 靖 士升 何昌齡 廷模 資煥 章于淳

資深 慎憲 心唯 石思穎 張鵬 等七十五人 督工

陳著星 宏畧 錫組 聖學 張鵬 等七十五人 督工

何思任 趙拱宸 呂冲齡 陳挺玉 經承書辦陳翼之 潘君掄

邑人陳氏蓉臺評本六帙

蓉臺大令名金鑑道光年間著宦績詳本傳

志局案曰評本凡六本其三本皆附著舊志中其手鈔考異三本首敘及越地沿革考覈精密足補省府志之闕次於石氏源流凡為前志所畧者皆直採其原而補之且有為成化志所未及者三則於廢廡古蹟尤探蹟索隱縷列行間未見之書體例亦更嚴密蓋先生館於省垣許氏時所蒐輯者故採拾較多新自有志乘以來咤為罕見及今戊午春設局時其文孫升如福堂茂才出以見惠手澤如新堅紉完好并述屢經亂離先德寶存之苦言次幾至淚隨聲下其珍重可知此次

藉以采輯成編詎惟邑人士之盛

邑人陳氏藹卿志藁十六卷

廣文名諱光緒年
問著仕履詳本傳

志局案曰先生爲竹川孝廉介弟一時有二難之目孝廉精於經學廣文則自成年後卽專心掌故於鄉邦文獻尤爲致力卽此一編刪繁訂僞積至十六卷皆一手親書中間蓋不知幾經歲月易稿再四方得此完本丁巳夏初議重修時即蒙見餉自康熙至光緒垂二百五十年其職官選舉等事績卽據以作底本忠義節孝尤資考訂闔邑人士一無間辭唐白樂天作沃洲記云白氏世與有緣後人至立三白堂今茲志事大令擇之精廣文語之詳金侯評閱既竟戲謂曰原啓所謂前緣於此徵之信乎校勘彌月時爲憬然

丁巳夏原啟

夫以洪遵之判東陽鄉邦成志栖筠之臨南面孝友傳圖爲政必舉大綱考古卽爲治譜矧新自吳越建設文獻無徵

按梁開平二年
卽吳越建元年

寶元年寺院碑
碣或有可證

揆其情勢一如今日宋有梁希夷之錄已失流傳明

得莫訓導之編不無藍縷比及萬歷田侯資呂尙書以主裁終自

新昌縣志卷二十

原始

八

康熙劉尹集邑人士以編纂卷祇十八甲巳四周歲月颯馳老成凋謝客來天姥盡如夢游人在仙原幾忘世紀僅由邑人家藹卿先進輯有志稿若干卷訂叢殘於一手繫墜緒於千鈞二百年來惟此而已汝南月旦轉瞬易更華陽春秋私書終闕加以海枯石爛桑田由歷劫而成殷質周文竹簡發共和之秘今昔殊尙中外異宜不相斟通曷標典則此今知事金湯侯先生所由以本州之中正爲鄰邑之使君議修是書刻不容緩也間嘗論之有上無下則九能雖備在官烏得寫書有民無官則百廢孔多戾已庸能圖始其難若此其易可知猥以不才倖與斯役似沃洲之於白氏代有前緣或耆卿之在赤城本同家法惟懇陸莊之誚彌切將伯之

疇生同父母之邦孰非桑梓就作圖書之列也勝米鹽所冀併力
搜羅分門採拾不使將軍解渴僅爲羅隱廋詞庶幾定武騰真遠
勝永和原刻世無外史敢先臆叟以引惶我思古人已有英靈之
飛檄

疇人失官亥步未周左圖右史坐治沃洲志輿圖
開門節度分析剡東石牛訪舊搜剔苔封志建置
置理伊始以今證古盲瞽陸沈免斯幸矣志山川
三溪環互瀦洩失宜或圩或區請待來茲志水利
錢氏苛稅民不堪命編審既定就貽隱患志食貨^上
天眷瘠土芭葫是利疇謂山邑產桑非地志食貨_下

井田學校相輔而行如何徧舉用中今情志禮制
報功崇德中國之中剡東古道宏此農宗志氏族
新爲巖邑明台筦鑰毖後懲前寇氛以熄志大事記
舊院題名一臧一否千秋萬禩問誰指數志職官
儒術漕僭害在科舉日新又新如何佑啓志選舉
趙忭一鶴王喬雙鳧飲食教誨同爲導師志循良
四明之幹台山之麓鬱鬱蔥蔥百年喬木志人物
桃花流水杳然人間仰瞻天姥清風徐來志列女
謝公開道支遁買山霸圖已矣時見劫灰志寓賢_{兼仙釋}
紫陽之學沾被南明嘲風弄月綽有典型志藝文

侯仙迎恩有明始城人民猶是三桑已經志金石兼古蹟

六度之檀足祛民害如是我聞陽秋有在志寺觀

五行繁露庸皆靈應星日各家亦復意逞志雜記兼軼聞

母疾於固毋踏於虛千金敝帚回視前車志原始

沃洲詩存

潘音

宋季人
詳本傳

遠遊

聖人久不作大道終已矣吾生既無之惟有幸夕死殷勤謝
良友遠涉西江水方從草廬公共究鵝湖旨紛紛朱陸議竊
幸窺端倪奈何執德偏一聘翻然起春秋嚴內外乾坤定冠
履西蜀已空亭箕山仍洗耳迢迢返巖阿性當隨鹿豕

山居阻雨

霏霏風雨暗郊原有客含淒獨掩門山鬼嘯雲移峭壁毒龍
將海浸孤村愁來自灑青楓淚戰罷誰招絕漠魂繭足空齋

沃洲詩存

無一語不因岑寂怨黃昏

悼文丞相

回首中原已陸沈捐軀朔漠氣蕭森恐吹餘燼成炎漢未許
黃冠返故林社稷忽生千古色綱常無忝百年心總拚清骨
縈荒草不復胡沙掩素襟

聞鶉

子規聲切月輪斜起望諸陵憶漢家婦女尋芳渾不解鬢雲
爭插杜鵑花

潘嘉

明初人
詳本傳

九日與劉青田呂山巖諸社丈鼓山登高分韻得滿字

霜飈作寒聲白雲自舒卷黃花正芬芳天氣清無限出門欲
何之駕言集仙館令節遇斯時且作登高晏絕頂列華筵觴
詠略絲管我曹八九人方外更爲伴談笑樂天真塵襟頓如
浣緬想龍山游此會亦何忝追歡迫日暮牽攀忍分散長嘯
出林麓月色溪上滿

陳捷

清時人
詳本傳

磁州道中

兩水夾垂楊荷殘堤亦香人家蘿徑裏野店古橋旁綠灑麥
苗露紅飛楓葉霜車中三兩日獨此勝他鄉

楊世植

詳文
苑傳

沃洲詩存

二

送溫少府還里

拂衣新就遂初篇釀酒先還種秫田豈爲仇香嫌枳棘也知
梅福本神仙溪山無計留雙屐父老猶思獻百錢明日重臨
爪蔓水布帆已渡鏡湖天

己酉立冬偕韓樵谷吳韻玉訪淨業張山人

淨業先生迴絕塵名山恰好著斯人樽前時有陳驚座谷口
寧無鄭子真展帖小窗臨癸丑焚香夜榻守庚申梅邊索笑
還相憶曾聽樓鐘悟夙因

俞思敬

字怡然號一
新拔貢生

促織

籬邊促織最關情
正值中宵白露橫
金井夜闌音斷續
玉階秋曉韻淒清
天涯不盡王孫別
屋角空教嬾婦驚
催促西風啼更苦
琴絲寫入一聲聲

俞洵駟

字冀超歲貢
官松陽訓導

遊山寺

碧峰來叩寂
幾曲上雲堂
苔甃寒泉冷
風檐舊鉢香
天高雲欲淡
山晚樹能涼
坐覺塵囂遠
松陰暮色蒼

陳雲衢

嘯圃與嚴逸人

天寒詩骨清
樹禿風聲歇
坐隱夜已深
敲冰煮山月

沃洲詩存

三

呈張明府松生

一角山城落日斜
勸耕南畝且停車
風流不學河陽令
只種桑麻不種花

王性之

詳本傳

南巖山

神工何代擘
雲開千尺懸
巖峯律排疑
是維摩飛錫處
卻傳公子釣
鼈來星搖石罅
巖花滴日影
潭空鷗鷺猜
更見天孫留一軸
機聲隱隱碧嵐隈

俞汝本

詳本傳

聞浙江定海有警

聖朝寬大信如天不斬樓蘭示曲全蛟鱷竟能噓毒霧蟲沙
旋見化寒烟明珠南海殊寥寂翠羽東甌早棄捐豈謂天家
輕法網翻教橫海尚戈鋌

弔申忠節公佑喜新祠落成率成四律

錄二

城東何處訪崇祠碧草黃鸝悵客思萬里幽魂悲雨帝千秋
遺恨喪王師徒教輿乘成孤注我歎編年有漏辭畢竟中原
誰土地空令魚服葬江湄
遺像莊嚴正氣存古今無毀此乾坤昭忠已入皇明紀訪舊
空餘火炭村大節在三眞不朽荒祠無主更誰論瓜綿幸有
雲礪在揚顯還先孝行敦

沃洲詩存

四

呂

璋

詳本傳

冬日游刈陵白巖寺卽贈陳蓉臺大令

白巖古刹訪靈蹤聞道僧寮夢裏逢偶著紫袍游佛界肯移
黃蓋駐藩封朱欄文石繁華想翠柏蒼崖冷淡容獨惜花時
人已去一鞭殘照暮山鐘

陳

謨

詳本傳

訪宋錢氏書藏

九里長松青未了頽垣皺碧苔痕繞宛委山深蒼靄迷芳芸
空對春風曉吾聞毘父卜築時凌雲傑閣望參差萬卷縹緗
百城擁左圖右史心神怡昔者蘇公嘗題門願比曹倉永永

存桑田滄海世常有落花芳草空斜曛
捫蘿獨上湖山麓芒屨踏破春烟綠
欲叩嬋媿福地來石室清寒重躑躅
村南村北車馬稀眼前惟見柳成圍
漢家天祿猶秦炬對此蒼茫百感來

王秋潭

詳孝友傳

梁聽三先生贈七律二首

沉吟幾度又酸吟快事無多悵古今
風雨頻添狂士恨河山不換故人心
凌雲空抱相如賦流水重邀鍾子琴
爲有前途嘲未解仍將落拓示知音
英雄落魄苦多端世態炎涼幾暑寒
有事都從難處見無人

沃洲詩存

五

不向笑中看青雲愧我登梯短白水盟君
立志寬運會古來誰得意蟠溪八十慶彈冠
不經盤錯不成材忍使英雄壯志灰定遠
記書曾誓筆王郎抑塞豈輸才羨君胸竹雲
中植愧我心花夢裏開二十年來癡特甚也
思梁棟待鴻裁

夜坐偶成

風送梅香入座月邀竹影當牕獨坐忘機
已久燈殘灰滿銀缸

余以醇

詳文苑附傳

讀曹娥碑

江上風濤撼古祠碑高三丈蟠龜螭邯鄲才子揮健筆黃絹
題成絕妙辭辭成翡翠含幽光字字濃薰有異香度尙已沒
魏朗死碑陰賞殺蔡中郎君不見中郎題字鎖綠苔竟使邯
鄲顯奇才清詞妙句媿蘭臺又不見孝女捐軀玉釵缺杜鵑
夜夜紅啼血千秋正氣增芳烈臨江浩歌風捲鯨波哀彼孝
女傷如之何吁嗟乎豐碑屹立蘚痕綠竟日撫摩看未足環
佩空歸孝女魂江烟江月立黃昏

陳金鑑

詳本傳

得家書知南中旱災感賦

九夏南雲日日紅望穿病眼到秋風書來細說家鄉嘆讀罷

沃洲詩存

六

深憐族黨窮地動一方驚老弱市災百貨困商工果然歲諺
輪逢午人馬調飢食土同
庚癸今年處處呼耳聾徧值守錢奴紅陳糴閉臧孫玉黎獻
憂描鄭俠圖恒嶽東西愁雁斷大河南北慘魚枯吾鄉好義
由來衆定有仁人愛屋烏

陳

暄

詳文苑本傳

戴仲若攜酒聽鷓鴣處

一片荒涼地斯人安在哉溪煙連晚樹山鳥下青苔落日漁
樵唱殘碑風雨摧黃鸝依舊好懷古有餘哀

呂作心

字簪臣諸生

沃洲山

沃洲山色正清酣
賒與支郎貯一龕
松檜雨餘山抹黛
蒹葭風起水拖藍
平津鷗戲春歸半
巖樹雞鳴午度三
擬翦茅茨倚翠壁
開籠放鶴看朝嵐

俞勳堯

詳附傳

水簾庵

水繞山圍地紅稀
綠暗天寺深僧貌古
客到鳥聲圓卽景黏
花雨飛流碎玉烟
此中眞面目何處問坡仙

陳

彖

詳文苑附傳

謁先忠烈公祠七首

錄四

沃洲詩存

七

括蒼花判吏如仙
生氣於今尚凜然
一片臣心盟白水
千秋史筆重青田
憂民憂國成孤憤
全受全歸卽大賢
應似長沙悲鵬鳥
治安莫奏誤英年
干戈滿地陳雲環
耿耿孤忠血淚殷
生不永年追武穆
歿留正氣與文山
烟塵北道無全壘
燈火西湖且半閒
抱負如公拌殉國
中朝孰與濟時艱
青衫司馬說江州
難得循良似太邱
天向括蒼支半壁
家傳忠烈到千秋
北征將士蟲沙幻
南渡君臣燕幕愁
如此朝廷空扼腕
一官何處賦歸休
風景新亭滿眼非
殘山賸水幾斜暉
劫灰大地紅羊換
霜信

橫江白雁飛半刺卑官紆報國一門止水誓同歸涓埃未答
身先死千載逋臣淚滿衣

俞聘三

字萃農歲貢詳本傳

沃洲懷古

南明山畔路紆徐支遁當年此隱居馬騁坡前新雨後鶴歸
亭外夕陽初風光依舊人琴杳憑弔蒼茫歲月除千載名流
懷晉代更從何處歛蓬廬

余鴻翱

字時齋嘉慶辛酉舉人官縉雲訓導

輓史肅庵

致霖同年

少達詩人慨微官兩載餘方千空及第司馬有遺書一座悲

沃洲詩存

八

長寂雙珠望不虛稽山歸櫬後宿草慰坵墟

陳榭龔

字應選廩貢官嚴州府訓導祀鄉賢著適可山房詩稿

夜泊清涼寺

深竹當門入綠雲山僧禮數笑殷勤雨聲斷處鐘聲續風氣
濃時水氣薰應有老猿來聽講偶招癯鶴與聯羣浮塵那得
清涼景禪榻經春百感紛

張得僑

字素庵廩生著環翠軒四詩卷

海氛曲

海氛漫天崩洪濤地軸倏忽翻靈鼉風聲鶴唳紛遁逃狡兔
乃得恣嬉敖廣市白晝虎豹嗥朱門大厦生蓬蒿流離轉徙

雁磬磬引嶺北望心煎熬帝閭萬里何處號忽傳王師來江
臬樓船十萬載朱旄窄襟斜壓赫連刀道旁笳鼓驚兒曹將
軍玉帳談六韜美人織手斟蒲萄清歌妙舞撥鳳槽天陰鬼
哭荒城高

短歌行

去者之日何滔滔愁城直逼蒼穹高美人瓊珮來江臬俯仰
笑余同桔槔人生天地如鴻毛秋空黃鵠恣翱翔胡爲落落
隨兒曹三百六旬常滔滔虛齋夢醒風蕭騷簷花欲落寒蟲
號涼月西積首自搔萬事不如持霜螯造化有權那能逃升
沈窮達任所遭

沃洲詩存

九

陳維翰 一名壽玉字仕生號菊
村著石蘊山房詩文集

古意

北山有二木一材一不材大匠入山去見取材者來東鄰有
二雁一鳴一不鳴嘉客迎門至不鳴先就烹木以不材全雁
以不鳴死人生天地間何術保終始莊生雖寓言實足爲惇
史
會稽雷門鼓大聲聞洛陽立武思將帥防姦鎮封疆不如殷
與周楹懸莫能詳海盜起孫恩擊破雙鶴翔隻身劉季奴揮
刀禦披猖瀛壖妖氛息唱凱聲惶惶千秋雷闐寂五色雲飛
揚過此持布鼓心中應慚惶

呂司壩

字公友歲貢
官仁和訓導

白髮吟

錄一

博士官猶冷先生道自清誰憐清渭曲水意釣魚人

又和韻

錄一

今者呂氏子峭然八十翁一官常自晒白首爲誰雄

陳承然

字敬可恩貢著南
庄詩集十二卷

題諸暨磨心潭顧氏三烈遺蹟

鼇翻地軸東南缺霹靂一聲山石裂磨心潭上葦蕭蕭月黑
憐青人影絕曾是綱常欲墮時杜鵑夜夜紅啼血天留正氣
與裙釵慷慨潭心齊秉節君不見犬之年蛇之月顧家有婦

沃洲詩存

十

稱三烈石年十八苦茹荼姚年十四哀拘瑛更有青衣蔡氏
姝清操一樣厲冰雪當時江上盡黃巾介馬馱馱恥汗巖一
死甘爲魚腹魂妾心方寸堅如鐵自來江水注清潭江岸飛
濤恣衝齧忽驚陵阜起潭心靈迹分明非浪說記我清風嶺
上行血痕灑石字磨滅登臨復與弔娥碑巾幗能賢心頓折
爲弔貞魂訪此潭磨心不見波光澈祇有幽蘭滿地香一天
皓月爭芳潔

俞鴻達

詳本
傳

石城紀事十六首

雪上山
題壁

山城一夜唱烏飛五百年來此劫稀燕去樓臺何處是鶴歸

城郭已全非蕭牆奸宄先胎禍守土因循實失機一部滄桑
變幻事臨風彈罷淚沾衣

水龍盤結又紅旗蝸角輸贏似奕棋屋鼠穿墉橫晝日野狐
升座渺官司目無憲典眞蠻寇幸有囹圄定禦兒底事深山
仍縱虎劫灰暗暗使人悲

盧循戰艦剡溪東慷慨籌防半阿蒙從事一人衣誚白團兵
五處燾搖紅絕無熊虎驅強寇却有羊羔飽醉翁待到兵臨
城下日楊花飛去滿城空

土兵一炬寇兵來鄉勇由來是賊媒俘擄都成牛馬走創夷
遍築髑髏臺可憐少婦包羞障却笑錢奴守盜財更有一場

沃洲詩存

十一

荼毒事玉棺閉處報今開

太息銅駝臥棘荆烽烟棲斷虎狼城未聞日下來元老翻怪
風聲助賊兵郊外募民愁呂布軍前伏策笑陳平關南更有
楊無敵匹馬台山萬籟鳴

魔兵陳陳戴紅巾轉掠鄉閭只索銀僞檄忽問頒李信援師
不及哭張巡和戎妙計收羣策說貢奇才仗九人笑煞斯文
眞掃地鄉官多半是鄉紳

軍帥紛紛說建元紫袍黃褂拜新恩達人定屬鄉賢後臘仕
還推翰苑門索貢籌捐甘飽賊縱金伐鼓暗消魂諸君休笑
鞭笞辱廷杖前明舊制存

更聞澤國有孫權青蓋紅旗映水寒十里風聲兵卡肅一簾
花影訟庭寬江東舊族爭依表幕府羣才喜識韓富貴故鄉
眞快事可憐僅得半年官

引類呼朋氣象雄三三兩兩各從戎空聞勁節伸何點不省
狂言草石崇到處軍師來小宋忽傳城北住徐公妖氛擾攘
何時息回首家園一夢中

夜半譙樓振斗刁一城木葉住飛鴉緣溪處處增營壘附郭
村村感寂寥餓虎誘人開互市飢鷹飽後便凌霄笑他作健
從軍者盡學南宮載寶朝

彩烟山上陳雲橫簇簇紅旗照眼明荷戟人多壯士少投鞭

沃洲詩存

十二

勢重敵威輕王郎未必能恢漢鄭忽何曾解用兵知否棋盤
巖下過風前一望卽迴旌

降旗拋却義旗興反側如斯亦可憎爭說陳元工畫策誰知
梁震竟無能屢驅烏合貪功伐遍害蒼生不創懲試向青陽
門外望西風愁煞佛圖澄

靡旌靡壘苦朝朝一度興師一度燒好勇無謀空鬪虎覆巢
取子痛飛鴉山頭剩有煙凝碧城外更無土不焦怪煞勞師
難奏凱翻教荼毒縱芻蕘

半載山城困楚氛忽聞天上落將軍長途剛喜驅班馬大地
又傳聚野蚊定有鴛鴦飛墜瓦難從蝴蝶問羅裙怪他觀望

周章者賊退爭驅露布文

愁雲萬疊沃洲山浩劫茫茫見一般
帝子竹枯啼淚滿杜鵑
花發血痕斑尚餘芽蘗除宜盡
初定瘡痍撫亦艱聞道汪淪
新奉檄山城端賴拯痼癘

半生牢落志難伸擾攘干戈更愴神
愧之一長酬社稷只流
雙淚報君親深嗟執戟空投閣
不效中郎忍失身他日蓋棺
徵定論猶堪冠帶見先人

梁景鴻

字晴喬別號中江吏
隱著有遺稿一卷

戊申春遊蒙城題莊子祠

洪荒元氣本渾然蚩尤突兀逞其偏
强悍凌躐成支派滔滔

沃洲詩存

十三

戰國風彌天造時鉅手蒙莊出自慨
生辰不後先舉世前趨
勢必阻退後道德五千言矯枉却
虞風不競着意模稜更癡
顛力量之宏湯與武人亡政息弊
甚焉萬年長策孔孟是斯
道眞的孰薪傳或謂一死乃忠介
屈賈易盡亂方延淚枯血
乾餘冤氣吁嗟螳臂與蚊肩張極
而弛天之道補苴掇拾空
寥寥處世精神必金石破空搆出
南華篇大聲疾呼聞者駭
言之無罪形神全婆心滿抱殊從
井御風高寄白雲端濁酒
百瓶劍一匣閒將醉眼朦朧看
賢王夢卜如有日昔時傳巖
今漆園劫運未終斯已矣呼牛喚
馬任人喧樂社稽沙今共
仰羣生莫名名莊仙

徐有聲

詳文苑傳

天姥

天姥山高四萬八老樹龍蟠依古刹尋常星斗掛鐘樓彷彿
雲霞生殿闕夜半扶桑天鷄鳴早起咸池海日達唐僧創制
檀越遺名列熙朝青鎖闥

呂青芝

詳人物傳

野望

乘輿出林扉長堤遠樹微花隨春意發鳥帶夕陽飛轆轤新
遊輦蒼蒼古釣磯江樓誰悵望雲際片帆歸

山館漫成

沃洲詩存

十四

畫中山水竹中樓置酒敲詩事事幽靜聽泉聲孤枕冷綠分
蕉葉小窗秋花應經雨頻啼淚簾爲留香不上鈎幾度拋書
松下臥滿懷塵念付東流

晚眺

一林翠竹含輕霧數點青山傍落曛隔岸笛聲人不見半溪
風月半溪雲

宿仙巖

天高夜氣清潮退江聲靜起向蓼花洲持竿撥月影
夢中作

番番花信過花莊花放花莊草漸芳鬪草看花歸去晚小欄

千外月如霜

惆悵橋

涇雲淡淡柳陰陰
流水無心却有心
劉阮不知離別苦
爲他嗚咽到如今

俞伯旭

字紫丞著有古籐蘿花吟謝詩
詞稿四卷現年八十餘尚存

七十自壽

韶光一瞬走風雷
又見梅花十度開
無限烟霞供嘯傲
多情花鳥喜追陪
縱教白髮相催急
能使丹田絕點埃
已悟生成磨蝎命
謀生太拙學癡呆

見說金陵古帝州
秦淮依舊咽寒流
孝陵氣象森鐘阜
禁院

沃洲詩存

十五

淒迷枕石頭
半壁河山稱六代
幾人事業占千秋
我來徒抱興亡感
獨喜佳人喚莫愁

當年烽火黯神京
西幸鑾輿海宇驚
宮殿依然仙仗擁
郊原尚有桔槔聲
皇言自責恩膏厚
永祝乾綱帝業亨
雖幸餘生延歲月
漫將新政細衡平

洞庭湖上水溶溶
屢掉扁舟任所從
嶽麓晴嵐烘幻市
瀟湘夜雨遞疎鐘
每憑方寸無他見
未喜圖隨少曲逢
一事至今拋不去
飽看七十二芙蓉

濟南自古勝名區
大舜躬耕跡在無
宸翰豐碑崇雉堞
鐵公忠跡壯明湖
齊烟九點雄東土
河衛雙流拱北都
二次經過

俱作客游踪細認不模糊

此身位置有前因何用營謀太苦辛灑落半生無色相良緣
三續作窮民青箱世守原無負祖硯維持志未伸獨有萱幃
虧奉侍老年那禁淚沾巾

陳慶龍

字子猶著有心白堂文存一卷桐陰小草一卷現年七十餘尚存

古剡東渡泛舟

邊漿時過剡曲東爭先快渡手移篷一聲欸乃山前綠數里
蒼茫水面風打起鷗眠飛各各問來客路話恩恩我生若擅
丹青術繪寫溪山入畫中

沃洲文存

徐

霖 宋時山南人採稿稱仕
制幹郎後授校書郎

元氣神氣論

天下之大有元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實而不虛天下之大有神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張而不弛天下之勢最患其虛也虛則萎痺枯槁不可扶植天下不可爲也治之之法當以本仁爲貴天下之勢最患其弛也弛則懈緩滯淫不可振舉天下不可爲也治之之法當以勵精爲貴愚嘗因是而論天下之元氣與天下之神氣焉本仁所以養天下之元氣也勵精所以養天下之神氣焉道並行而不相悖術兼施而

沃洲文存

不相違涵蓄韞藏之中而有精光發越者剛明決烈之時而有纏固覆護者然後天下之勢如磐石泰山生靈藉以依息子姓蒙以悠久而其證爲實天下之治也如長江大河之流轉如風雷霆電之飛馳鬼蜮魑魅屏跡遁景而不敢睚眦豺狼虎豹深藏反噬而不敢陸梁此其證爲張天下之治也善治天下者亦實其虛而張其弛足矣

徐志獻

明時人

修志對

成化時莫教諭旦策問

凡問必有疑也然亦有不疑而問者執事首以新昌一邑之事蹟爲問此所爲不疑而問者也愚不敏何足以知之敢摭

平日所見聞者筆之以求正新之爲邑地不足百里里不過四十然而有天文有地理分野纏於牛斗之度疆域屬於揚州之區其置縣則吳越王錢鏐於開平二年分台割剡其納歛則台州賊方國珍於國初吳元年面縛輿襯戶口之盛莫盛於嘉定之十年賦稅之豐莫豐於永樂之十載人才踵生求其以道而鳴者惟石敦崇尚正學而學庸輯略等書以成俞浙杜門著述而五經審問諸集以作山川秀麗求其以人而重者則天姥以李太白夢遊而著名石溪以石待旦建塾而不朽忠孝立身之大節也石永壽代父死難名垂於國史呂德升養親百歲而傳美於鄉評董曾之拒陳友諒而守城

以死吳觀之不臣元人而拒守以歿節義人道之大閑也以周典史女之罵賊而殺身唐僉事妻之躍水而殞命其秉義也有陳雷之隱德而能養賢濟衆石悅可之平賊而能以功遜兄名宦非一也惟林宅數公有遺愛之思科第至盛也惟石氏一門有三狀元之賜鄉賢崇德也今濫奉他產之文杜韓呂而不及忠孝節義之諸賢甯免舍玉琢石之譏嘗祀報功也今止於祀典山川社稷而不及來宦有功之賢宰甯無滄海遺珠之嘆公塘邑之荒墟也而有神禹之廟水簾邑之勝境也而有文公之詩三溪渡不過流水而已而以三溪名者昔唐賊裘甫作亂而張公著沈君縱李圭將兵擊之而陳

死於此所謂地不自重以人而重者歟四相潭不過寒塘而已而以四相稱者昔宋儒石待旦設教而文潞公杜祁公韓康公呂申公相從受業而遨遊於此所謂景不自勝因人而勝者歟至於仕宦之人最顯者則宋之王燾拜左相而封信國然當國步危亡之際營曲水流觴於長潭能無免於君子之譏最舊者則今之石氏於萬石君爲五十五世以墳塋風水之說而歸咎於開碣有功之林宰安能逃於識者之誚其他若亭館之勝則石城迎恩之館溪山一覽之亭皆依山臨水勝孰加焉土產之珍則彩烟山之白朮芹塘之黃精皆瓊枝綠葉性溫味和服之可以延年可以已疾珍孰過焉凡此

沃洲文存

三

皆舉其尤者以言餘悉難名嗚呼新昌雖曰小邑而山川景物人才風土有如此而山陰以王右軍爲重滌陽以歐陽公爲重不然何以有此芬馥於天地間耶先生苟能於講授之暇抽秘騁奇見之著述而形諸歌咏播之四方而傳諸後世則新昌之名將與山陰滌陽不朽惟先生留意焉

徐雲卿

明時人
詳本傳

雲卿自贊

道不能以濟物言不能以勒珉徒心希乎聖賢而學究乎天人脫污濁而自潔洗腐爛而從新不發而爲兩間之用獨斂而爲一腔之春適性情於風月之際韜聲光於雲霞之濱樂

乎善而安乎貧拂其意而修其身庶幾乎古之逸民夫豈丹青者得而狀其真外既輕而重者內貌固陋而清者神壽夭之命敢弗自珍竊懼所生之有忝故恒夕惕而朝寅深求乎志勉勉循循正脈尋乎墜緒和氣邁乎游塵所見者大樂也惟眞靜修在我寡知在人雖不能行義以達道聊足以廣心而淑身吁此東野拙夫乃昭代遺民抱愚守一至死而無愧於衣巾

呂

燦

清時人
詳本傳

香林寺碑記

余邑東三十里有香林寺由來舊矣在崇山峻嶺中空林無

沃洲文存

四

人修竹萬竿眞習靜地也住是地者緇流物換星移法派不可攷而寺亦頽廢明天啟間僧會師惠乾重興之當時遊其寺者則邑中諸先輩而匾額所書公理潘公之遺蹟居多焉嗚呼寺創於周顯德四年歷今近千載曩時豈無明公巨卿登臨其地而寺之興而廢廢而復興亦豈無如惠乾其人者乃何以盡湮沒無人傳耶則人所恃以傳於後而不漸然至於盡者必自有在矣惠乾四世徒孫正信偕徒覺相焚修寺中有年矣覺相恐寺之田地山號久而無稽也願勒諸石以圖永遠因乞言於余以記之其亦有見於斯也夫故爲之記

潘

燧

字亦錦號醉翁舊東區十八九都儒
粵人清庠生著有學庸彙正一部

學庸彙正自序

博採旁搜之爲彙遵經合傳之謂正近來講家雖各有順文多畧而不全余自成童時從叔祖三山伯父損齋時就正於呂公自學庸四子書二先生皆考究有素積學名儒耳提面命愷切指示余承師命恐久而忘輒彙載於體註說約二部至乾隆甲子余授教生徒於村之知足處課讀之餘舉從前所聆師說併集羣書彙寫成帖是時余年三十有餘矣後余至臨安與段子紫洲許子文炳至越與徐子廷槐吳子青于傳子調梅沈子冰壺南明司教李子芸圃諸公皆博採旁搜遵經合傳促膝談書瞭如指掌始嘆從前彙錄未盡善也今

年近七旬而視茫茫苦不能書猶幸盲於目不盲於心彙說約正義彙合解闡註題鏡融註黃際飛大全朝與姪孫可興讀之摘其要說夕與俞君金水載之又仔細蒐羅彙王步青滙參金輝鼎四書述李岱雲輯要撮其言之按切脈理聯絡貫串與姪孫時風更爲彙入余竊思之自宋迄今代有名儒僕也何人敢操斯技不過師說所傳羣書所載諸公所論不忍輕擲逐一會載名曰彙正所彙之書綜一生之聞見殫一己之心思路參鄙見頗知貫串學者涵泳白文體貼語氣詳觀順文細參圈外實義虛神庶乎有得不然童而習之不至皓首茫然者幾希然則余之是書不過爲學者小補云若謂

能彙正則吾豈敢

張問明

未知何
時人

達庵記

客問於余曰子之名其庵而取乎達也夫亦欲變而通之如書所稱達孝之云乎應之曰吾輩情則殷矣而時勢皆違無可達也客曰我知之矣夫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時始有墓祭論者多辨而非之不知葬者藏也所以藏先人體魄也夫子之於親思其寢處思其笑語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乎則達周禮之窮以盡其變漢儒之墓祭未可盡非也子之爲達意在是乎曰今世雖不及倣古制二祭然雨露

沃洲文存

六

既濡歲一省之盡人皆然達奚必自我始請明以告子峽裏梁家庵山之原吾高祖簡之府君兆城也舊有庵以居守且以爲子孫洒掃憩息之所後侵於水蟻每過而悲焉欲剏新之仍基於舊取材於山將以是冬鳩工而適與譜會乃預告殺青記其始末年月使子孫聚而謀曰今日匠石之費有不能待者矣非達其情之所必至時與勢之所必爲者耶以是名達子以爲然否遂請書曰達庵

楊世植

清時人詳
文苑傳

隋榮王碑

隋大業十三年江都變作武衛大將軍王世充留守元文都

奉越王卽皇帝位改元皇泰明年四月世充矯策行禪讓之事芟夷葛纍剝絕天潢王乃攜妃韓氏遜荒於野渡浙而東歷於越之奧區抵剡鄙之峻阪是曰三渡於時處處生爲諸王沒爲貴神自貞觀以來千有餘歲飈衍椒聊並受餘祉瞻墟墓之巋然感貞珉之有缺於是博諮黎獻旁採志乘詳其巔末以碑以銘王諱白字繼清系出姬晉其別爲楊卯金膺錄肇封赤泉爰暨元初仍世柱國十有二葉桓桓武元寶輔有周肇造區夏皇用嘉之錫以上公之爵俾國於隋功崇德懋格於皇天篤生高祖文皇帝代周兼齊遂平江左樹配天之鴻猷揚無前之偉烈周綿厥緒惜不其延前星中隕嗣主

重劉我王筮天山之占蹈東海之義聿來彩烟曹伍山氓蒞千乘其如脫謝選用於新朝圭組長辭烟霞是寄故國積黍離之恨王孫有江頭之哀以貞觀十九年薨葬於三渡之原民用愴懷祠於冢次多歷年所斷碣沉埋精英耿耿彰厥祈禱殄飛蝗於滕陌霈甘澍於黍苗災沴用除休嘉咸集維嘉定十七年天子以宗祀明堂之恩廣詢明神錫之封爵裔孫大春列王事狀聞於轉運司迺遣散寮祇謁祠墓詢肇祀之權輿諮昭應之成跡揚於王庭不顯休命保應之勅符於祀典遂以主彩烟之山其餘台婺之間皆有行祠元妃韓氏死節金巖別有塚祠忠烈之風屹然相望次妃王氏生子曰遁

志遜荒也明德祗遠世有達人宋侍郎轟明刑部尚書容成
都前衛知事宗哲平原縣知縣宗器都御史信民其最著者
植既採集故實得王肇基彩煙及勅賜廟額之原委而錄其
可紀者復爲銘詩以彰王抗高節禦大災合祀典膺顯封澤
流子孫永遠無極之意

銘曰於穆我王屏藩作輔大邦遐終罔延厥祚羞作裸將曷
云其逝茫茫越島浩浩浙河以舟以楫言陟其阿彩烟漠漠
王征不復惠我無疆以綏後祿赫赫我王在帝左右左右維
何俾民壽考作廟枚枚民靡不懷燠我冬日煦我春臺昔在
寶慶對揚休命穆穆皇皇是曰保應瀝江之澤潺潺無極長

發其祥允王之德

徐有聲

詳本傳

儒山堂詩集自序

或曰詩可序乎曰不易序也曰他人之作不易序而已之作
亦不易序乎曰他人之作不易序而已之作更不易序也何
也他人之作譬以己之耳目對人之面孔一見之而膚髮體
貌孰清俊而秀可挹孰龐厚而腴可披孰隸籍於朝班而爲
食祿之器孰棲情於邱壑而爲含糗之癯孰攘攘於市肆孰
錯錯於通衢又非若金之鑄於冶而一肖其形更非若坭之
范於鈞而無異其名接於目而瞭然於胸其於富貴貧賤之

分不待輿徒服飾之異語言應對之詳猶燕王之相袁柳莊
褚傳之譏孟從事卽或不盡知其底蘊如襍之藏禿扇之障
面而瑕瑜或掩亦不過什之二三矣至於己之作亦猶人之
面貌不可反視鬚眉不可內觀必借鑑於水取象於銅然後
軀殼之長短鬚髯之有無與夫漆堊丹黛之顏色少長蒼老
之年庚而乃得其近似譬如日之與火其光非不甚爍然外
照則明內照則暗也是故李令伯無不稱其忠孝爲克全而
乃有少事僞朝之失王羲之無不推其斯文爲絕唱又不無
天朗氣清之訛均之美醜內秘無自知之明耳人無自知之
明而予曷以序乎亦曰予之用力於詩亦有年矣自戊子歲

山寇陸梁火吾居而寄棲於邑旣而黃臺之瓜不特摘其再
而且抱蔓以歸未幾炊臼入夢不特不爲炊而更不見其釜
流離困苦大半以詩遣之所謂解醒以酒濟渴以茶非乎迄
於今年垂七十矣歷事不爲不多矣而生平之所致意其在
斯乎其在斯乎設欲以定價於荊州取重於水鏡而以自序
者緣人以及己隱己以同人愚生無狀又何敢焉

俞鴻達

詳附傳

弔石城賦

咸豐辛酉十月粵匪陷新昌城民倉皇出走賊兵踞城守大
隊陷寧台明年同治改元夏四月王師沿海來復寧郡克台

州新昌賊首不自安聞風潰散土匪伺賊去焚掠一空登城
四望瓦礫淒然予心憫焉作賦以弔之其辭曰悲乎哉試望
石城荒涼滿目日薄頽垣風悲怪木草蔓縈青苔深結綠破
塚烏啼荒街鬼哭觸萬疊之愁雲淚一枝之斑竹猶憶夫王
根華胄衛尉豪家重檐廠日飛棟連霞巷名棗樹宅是桂花
合桃秋實銀杏春葩堂開一樂街闢三義園皆可而春滿樓
第一而雲遮莫不藥欄曲折苔採鬢髻茗觴錯雜裙屐喧嘩
又如七級浮圖十方寶相渡佛橋寬觀音閣曠百尋之石室
穿雲千座之金身列嶂亦復纓絡晶瑩髻珠盪漾何圖吳中
鹿走洛下鶻啼千村霧卷列郡烟迷重重白馬處處鯨鯢帖

零丁而守苦臺髑髏而含悽及夫欃星消義幡指盧循燔孫
恩死一炬搖紅千山爍紫火飛縻竺之家風煽張超之市極
目淒其慘不忍視頽牆斷瓦昔雕堂也荒榛枯梗昔蘭芳也
風蟬露螭昔笙簧也鬼燐螢火昔銀缸也丹楓白荻昔華粧
也飛鴛舞蝶昔羅裳也秋荼春蠶昔膏梁也酸風苦雨昔椒
漿也已焉哉昔日所無今日則有今日所呈昔日則否變幻
靡常浮雲蒼狗觸景傷懷問天搔首吾不知過此以往其桑
田滄海乎抑滄海復桑田乎又孰得而窮其後也

梁葆仁

詳本傳

答夏滌庵水部書

旋里欲輒遣書窮山僻處苦無北使遂止頃手書至知駕已南旋此行京秩外授兩無着遽已圖南仁意未釋然及遇廣被始悉朝考病蹇不得出然以觀今日之勢卽出亦無甚濟固不足惜來意懇摯深以志節自勵并欲策仁共勵志節足下可謂以自愛愛仁仁雖蹇劣何敢不勉但仁意以爲事功根學問學問根志節志節兩字原是上等人第一要領然或以自域亦只能與流俗人較長短而於學問事功終無所就譬猶人身志節是骨子學問是知能血脈筋節皮肉而事功者特其剛柔相輔而見諸運動者耳如骨子旣立便不復衛以皮肉運以血脈轉以筋節主宰以知能則渾身槁木無論

旁人觸手卽生畏怯卽自家如何運動得轉故通融工夫是萬不可少但工夫下手斷宜視其後者而鞭之足下天資樸訥性情所近峭立孤冷居多斤斤志節非所後也魏氏謂明末人於君親無情原是皮厚無志節故然其間志節諸人亦只顧自家志節推到隱處未必真與君親有情古來真正與君親有情者自必雍容進退從一身本領上確求可計君親萬全然後敢一出以圖君親斷不悻悻然與天下爭諸聲色也仁嘗言明人義理多以血氣爭之故往往至於僨事試觀東林復社諸賢孰一可與圖甲申以後事者蓋志節激於義理義理之體正直而方全角四起分毫磨損不得全靠作事

者做得圓參得活相份還他一個正直而方的底子纔得與事功不礙任氣直爭則鋒鋌并露不缺則折矣陳龍川先生云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又云前往之途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自是直撞不得此氣鍊到浩然孟子以爲猶須善養然後可以加之卿相而無疑閣下之氣尙未着得鍊字故結而不化雄而不沈度量展拓不開步履便周折不轉卽觀論家庭之事且不免多執一是以直撞處執一是直撞安能委曲以歸至是天下事莫不然也仁生而執是直撞者亦二十年峻嶒壁立動與世忤幾於閉門過日與天下劃然兩處方可自爲比年來運數大艱世途日狹窮乏拂亂中到受得些動

忍操慮困衡徵發諸裨益猶以自懼然遇到關係之處仍然堅定脊骨以生死爭之特不敢一往直撞已耳足下之意甚以憂貧責仁丈夫憂貧誠足隱墜志節第足下亦只從憂貧上一直看去未一察及仁之苦衷曲折者仁家世清寒不着寸土昆季姊妹仰食者十數口先君子拮据一生負千金之累未及了向平之願而去人世而諸昆季又弱不自立仁讀書微有氣力又不引爲一身之任坐使先人負累地下老母在堂痛心於骨肉一家散離枯槁而一不動念是所謂一毫無情皮厚無點血者矣而仁又苦於義利辨晰喜自分明與世落落不堪趨逐而研田徑寸所獲幾何是以所貧益甚而

所憂滋深仁若肯稍自貶損便可不貧仁若肯一身自顧亦可不憂仁之戚戚實隱動於情之一往遂忘卻聖賢道中有憂貧之戒也掃除天下安事一室此等壯談自足下述之爲遠志若自仁之境出之則忍心矣仁意謂儒者已出之身君爲先凡君之所憂皆吾憂儒者未出之身親爲先凡親之所憂皆吾憂溫太真絕裾而行縱令幹得出涵天蓋地的事業仁且決其非爲君來也仁之所深懼者前途終梗鄉黨索居又無賢師友相砥礪積久漸移不免有子孫田園之意雜起其間而致志遠大則又不敢不奉足下之言以時相警惕足下庶時有以警惕仁而不仁棄乎近來名山無人制作之士

雖進數百多不足道仁閱人雖多而所見如閣下者實僅近嘗以生不同鄉不獲時修切磋爲憾第足下所存在志節所任在事功而中間不通融學問終不免卽於賈生王道甫一流而痛哭太息率無爲君親福也足下自以爲何如耶生才難成才尤難仁不能不於足下有深望焉長言反覆語無倫次如有不當尙希見教是荷